

1976
176
凌十八史料研讨会专辑

茂名文史

第八辑

茂名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44101/35

前 言

本刊汇编的《凌十八史料专辑》发刊后，得到社会的赞许。为了进一步收集、挖掘凌十八史料，我们又邀请两广史学界知名人士及有关方面人员，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举行《凌十八史料研讨会》。会前，广东、广西、浙江、安徽、四川、重庆、南京等十个省、市的太平天国研究会，给会议发来了贺信；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磊、广西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饶任坤、《羊城晚报》副主编鲁阳等七位专家、教授，给会议发来了贺电。我们对所有关心凌十八史料研究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研讨会上，先后有三十一位同志宣读了论著或作了发言，就凌十八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凌十八起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如何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了让更多的同志分享会议成果，本刊把研讨会的资料汇编成册付梓。在汇编过程中，我们删简了部份与凌十八史料无关的内容，其余基本上保留了原作者的观点和论据，以便专家分析、争鸣。

我们认为，研究凌十八史料，对太平天国革命史和广东近代史会有所补充，对我市地方志的编纂和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能提供借鉴。因此，我们打算把这项研究工作进行下去，争取在一九八九年适当时候，再召开一次《凌十八学术讨论会》，形成一批学术论文。我们热诚希望一切研究凌十八史料的专家及同志，深入调查，精心求证，为学术讨论会提供丰硕的成果。

编 者

目 录

在开幕、闭幕会上的讲话(摘录)

肖贤成、丁身尊、陈周棠、方志钦、钟文典、李树欣(1)

凌十八与大寮拜上帝会·····	陈启著、陈坤中(9)
凌十八有关问题调查访问记录·····	信宜县地方志办公室(28)
凌十八起义军围攻郁林城·····	罗云(49)
太平军支队——凌十八部·····	苏锡贺(53)
凌十八起义军进军罗镜初探·····	陈英林(57)
关于凌十八农民起义军在罗镜斗争情况调查报告·····	陈维露(74)
关于凌十八起义的几个问题·····	陈周棠(81)
凌十八研究刍议·····	钟文典(92)
凌十八史料联想·····	方志钦(95)
试谈凌十八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丁身尊(97)
浅谈凌十八起义失败的原因·····	彭大雍(99)
读《凌十八与大寮拜上帝会》后·····	陈华新(101)
对凌十八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意见·····	刘佐泉(103)
试论凌十八起义的历史地位·····	罗超(105)
凌十八与天地会的关系值得探讨·····	蔡理才(111)
凌十八起义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黄达诚(113)
对凌十八起义开展研究的几点看法·····	张向阳(114)
我对凌十八起义研究的几点看法·····	陈中材(117)
凌十八起义二三事·····	梁裕通(119)

对会议的评价、建议(摘录)

钟文典、陈周棠、丁身尊、方志钦、刘佐泉、罗超、陈英林(124)

在开幕、闭幕会上的讲话

（摘录）

中共茂名市委副书记肖贤成：这次凌十八史料研讨会，是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起召开的，邀请了省内外的历史学家、教授，以及对凌十八史料有研究的各方面人士共六十余人参加。在此，我首先代表茂名市委、市政府对与会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凌十八是我市近代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也是广东近代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八五〇年他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大寮起义，转战两广，历时三年，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金田“团营”起义斗争。最后起义虽然失败，但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次研讨会不仅在挖掘、核实凌十八史料，促进对凌十八起义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广东近代农民起义史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市运用乡土的历史人物，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促进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对历史人物的研讨，我市已经有过多次。前几年曾组织过冼夫人研讨会和孙中山研讨会，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次凌十八史料研讨会会有这么多历史学家、教授来参加，事先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大量史料，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论文，我相信，会议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收获。预祝会议成功！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丁身尊：我们应茂名市政协邀请前来参加凌十八史料研讨会，首先让我代表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举行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专题的史料研讨会，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广征博采发展到专题化、系统化的研究整理的一个有益尝试。几年来，省政协编辑出版的《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黄埔军校回忆录》、《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等，以及珠海市政协和暨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行的唐绍仪史料研讨会，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天，茂名市政协邀请有关史学工作者共同研讨凌十八起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进一步收集史料和整理研究，这不仅能使这一专题的研究深入发展，而且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历史题材，还能为编写地方史志提供材料。

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陈周棠：首先让我感谢茂名市的党政领导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给我来这里学习的机会。我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对这个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召开凌十八史料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它对凌十八有关史料的征集，市、县志的编写，地方史的研究将会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也是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对我们搞史学工作的同志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它说明，史学研究只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我自己来说，1981年，我曾经带领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分成三组，在广东的信宜、罗定，广西的玉林进行凌十八起义的调查。回去以后，也整理了有关资料，写过一篇文章。但那时只是少数人的研究，今天将近千人聚集一堂，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全国来说，在过去的史学界，对凌十八起义的研究虽然薄弱，但还是有进展的。现在看到的书，提到凌十八问题的已有几十本之多。最近我们准备编写一本《太平天国大词典》，凌十八起义也列为子目之一，给了它一定的地位。另外，集中全国太平天国史专家编写的一

本《太平天国地图集》，其中就有凌十八起义的专幅地图及其说明。这本地图集将在国内外发行。再者，凌十八起义过去国外知道的较少，后来一些国外的有关专家，如日本的、英国的，他们知道我研究这个问题，就主动地将有关材料送给我，有的还答应帮助我找材料，这说明开始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在这次研讨会上。茂名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编印了《凌十八起义资料专辑》，不少同志写了凌十八起义的文章，给我学习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必将进一步促进凌十八起义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志钦：今天能有机会参加凌十八史料研讨会，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到过不少地方，象茂名这样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重视历史研究还是比较少的。这么重视讨论近代历史人物，费很大力量准备这么一个会议，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身为科学研究工作者、史学工作者，相比之下，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尤其对茂名地区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历史研究所还未有很好开展研究。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把这项研究开展起来。

对凌十八，我个人没有什么研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研究，但我们很希望今后开展这一项研究。这里，我想顺便联系到我们的工作，向大家汇报一下。广东历史研究所主要是研究广东地方史的，现在正在开展一些比较大的工程。大概在这个月，我们将要出版一本《简明广东史》，在《简明广东史》里面，就给凌十八一个位置，有一个章里面的一个目写他。因为这本书是简明史，讲十几万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海南岛解放，所以只能给凌十八一个目，大概是千把字左右。为什么只写这么少呢？这主要是因为广东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多了。每个英雄人物都要给他一定的位置，象凌十八这样的太平天国中层干部，那就只能给他一个目了。我自己看了这个目后，也觉得很不满意，特别是看了《茂名文史》有关凌十八史料这一集后，感到这目简直没有写什么

东西，太空了，太短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有办法补救的。将来我们还要编写一套《广东通史》，是六卷本的，每本平均大概是五十万字，共约三百万字。从今年开始着手，准备十年完成。因为这是个大工程，不仅解放前没有过，就是解放后也是没有的。以前封建统治者主编过《广东通志》，有好几套，但它是志，还不是史，更不是通史。我希望在编写《广东通史》当中，得到茂名地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有关同志的支持和合作。因为茂名地区自古以来在广东都是很重要的地区，在《广东通史》里，要给它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例如，我们广东先民是怎样开发南路的；进入到近代以来，茂名人民是怎样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茂名人民是怎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斗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写。

本来，我们的副院长张磊同志是想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因他刚从日本回来，回科学院后有很多事情，他委托我在这里向主办会议的同志再三表示抱歉。

广西太平天国研究会顾问、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钟文典：这次会议以研究凌十八为主题，这是很好的。过去，所以对凌十八和他所领导的起义研究不多，重视不够，以及今后应该怎样补好这一课，我在《凌十八研究刍议》及建议中谈了（该文发表于后——编者注），这里就不重复了。现在，请让我就这次会议简单地表示几点意思：

首先，我代表张玉霞同志（钟之夫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编者注）和我本人，对茂名市的党政领导、茂名市政协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盛情邀请我们参加这个隆重的学术研讨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早上在桂林，天气预报是零下二度到二度。晚上到茂名，气候温暖如春，令人十分惬意。下车以后，听负责会议的同志说大会开幕式将有几百位同志参加，而且电白县党校还有二百多位同志要求前来出席，由于会场座位有限，无法全部接待。这种情况，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按照我原来的估计，这样的—一个史料研讨会，充其量

不过是五六十人。今天面对如此盛大、隆重的开幕大会，对于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的人来说，真是极大的鼓舞！所以，我们不但感到茂名的气候温暖，而茂名的人情更加温暖。正象方志钦同志说的，在不少地方，人们对于史学研究，或者说对社会科学研究，都是重视不够的。说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当然重要，因为这是基础。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社会科学、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研究，要想事业的腾飞，国家的振兴也是困难的。当然，社会科学研究不象经济建设那么明显见效。但是，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对自己的历史漠不关心；我们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祖国、民族、家乡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一点，我看每一位同志都是可以理解的。刚才市委副书记和省政协丁副秘书长讲得很好，我们研究历史，包括我们今天研讨凌十八的历史，就是为了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除了对他们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之外，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所用，

“以史为鉴”。从这个角度来看，茂名市的党政领导，茂名市的同志们在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重视历史研究，对我们确是很大的鼓舞，应该很好学习，并广为宣扬这种精神。

记得在十五年前，即一九七二年，我曾经来过茂名。那一次是因为路过这里，到信宜、罗定去调查凌十八和他领导信宜起义的历史，只在茂名住了一晚，可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一次住的是工农兵饭店，据说是当时茂名市最大的饭店了。这次再来，过了小东江桥，看到新市区，真是风景这边更好。由此我感到，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只短短八、九年间，由于改革开放，茂名市发展很快，的确是在飞跃。通过今昔对比，进而联想到一百三十多年以前的历史，凌十八领导人民起来反抗斗争，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但是，先辈们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并没

有成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赢得了推翻反动势力，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进展是很慢的。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腾飞、发展。茂名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我想，如果凌十八九泉有知，也会为自己家乡的迅猛发展而感到欣慰的。

这次会议，以收集、研讨凌十八史料为主题，定得很好。它不但可以引起我们对研究凌十八的重视，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且通过研究凌十八和他领导的信宜起义，将有助于我们对太平天国史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我相信，有茂名市委、政府的领导，有全市和各有关县的文史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

茂名市政协主席李树欣：凌十八史料研讨会经过几天的发言讨论，到此告一段落。

几天来，丁身尊副秘书长、陈周棠教授、钟文典教授以及其他教授、学者、专家都作了很有见地的发言。对史学我是外行，对凌十八史料，我也没有研究过。在这次会议上，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受教育。在发言中，大家围绕着凌十八的身世、起义的历史背景、起义军的战略战术、凌十八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凌十八起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凌十八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以及如何把凌十八起义研究引向深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这对深入研究凌十八问题，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收集、挖掘凌十八的史料。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有些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愿望。例如，由于陈周棠教授的支持和宣传，对凌十八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关注。这次会议，就有10个省市或单位发来贺信；会议前夕，尚有30多位教授、学者和文艺创作者要求参加会议，这也是我们事先估计不到的。现在看来，深入研究凌十八这把火已点起来了。但是，我们政协文史办，不仅人员不足，

而且都不是史学工作者。因此，要把凌十八问题深入研究下去，主要是靠在座的专家、教授，靠全国史学工作者。我们作为凌十八故乡的一个单位，也完全有责任为凌十八问题的研究提供各种方便条件。

至于如何深入研究凌十八起义的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宝贵意见。我觉得，要认真搞好三个结合：

一是专门机构与非专门机构相结合。在这次会议上，方志钦所长表示，广东历史研究所要把凌十八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我们听了很受鼓舞。我们十分愿意为所有专门研究机构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研究凌十八问题尽一点绵力。希望今后加强联系，并给予我们及时指导。

二是宣传工作与扎实研究相结合。由于凌十八问题过去还没有系统研究，知道凌十八的人还不多。我们打算，这次会议后，一方面，把这次会议的情况以及所掌握的材料整理编印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凌十八的史料；另一方面，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凌十八史料利用问题的座谈会，发动文艺界动起笔来，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扬凌十八的英雄事迹。但是，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严肃的问题。对凌十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调查挖掘史料，同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科学的结论。为此，我们打算在一九八九年再召开一次凌十八学术讨论会。刚才陈周棠教授和钟文典教授建议一九九一年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茂名召开，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会后，我们再向市委和市政府专题汇报，并积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我们相信，如果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能在茂名召开，并把凌十八问题列入讨论会的内容，那么，凌十八问题的研究必将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三是把凌十八的研究与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我们研究历史，不外乎是“存史、资治、教育”六个字。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能随意拔高或贬低，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研究历史，要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考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今人提供借鉴，从中吸取有益的养份。所以，我们研究凌十八问题，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思想明确，方法对头，结论准确，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借此机会，我们对各位来宾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来参加研讨会，提供了那么多资料，发表了那么多精辟见解，表示衷心的感谢！但由于我市条件较差，加上我们缺乏经验，许多工作都做得很不够，特请大家原谅。我们相信，通过总结教训，在下次与大家相聚时，希望能把工作做得好一点。

（注：上述讲话是根据会议纪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凌十八与大寮拜上帝会

陈启著 陈坤中

凌十八（1819～1852）是信宜大寮拜上帝会的组织者，又是信宜大寮起义的发动和领导者。他所领导的这场起义，有力地配合了金田起义，为太平天国初期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广东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研究凌十八及其领导的大寮起义，对于进一步探清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凌十八组织大寮拜上帝会的一些情况提出粗浅见解，着重讨论以下三个问题：（1）凌十八的家世及其革命思想的形成；（2）大寮拜上帝会与紫荆山拜上帝会总部的关系；（3）大寮起义和金田起义的关系。

一、凌十八的家世及其革命思想的形成

对于凌十八组织大寮拜上帝会、发动武装起义的缘由，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十九日，高州知府胡美彦曾委派经历朱用孚查明，但朱用孚三次稟复都未正面作答，茂名县知县胡宗政则以“信宜县新旧图嫌隙本深”解释。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亦称：“查信宜居民向分旧图、新图，旧图皆系该县土著，新图如大寮、莲塘多系广西种山客民。两图构衅寻仇，积不相能，已非一日。”也是承袭胡宗政的观点并加以发挥。

其实，信宜于明万历之前并无新、旧图之分。直至明万历五年（1577年）西宁建县时，从信宜划出五个都给西宁县（今郁南县）被称为“新图”；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把其中四个都回归信宜县，信宜沿西宁县的称法，叫这四个都为“新图”。但不论新图、旧图的汉族人，多数都是明、清两朝从外地迁来信宜的，所谓信宜“土著”，多数是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恰恰相反，这些少数民族，过去多数在新图地区居住。而不是在旧图。同时，这些“土著”（少数民族），明末清初以后，陆续外迁，到了康熙以后，信宜不论新图、旧图，基本没有这些“土著”了。查信宜县史，也未发现新、旧图汉人之间有什么积怨或摩擦。胡宗政、徐广缙、叶名琛的说法，纯属主观臆断。要弄清凌十八组织大寮拜上帝会的原因，须从他的家世谈起。

（一）凌十八的家世

关于凌十八的家世，还未发现有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钱排凌氏族谱又因族人害怕被凌十八案件株连而烧掉了。有部分有关凌十八的资料，把凌十八祖父的名（君湘），误作凌十八的名。

据调查，信宜县钱排地区凌姓入信宜的始祖是凌铭。他于明末清初从福建省迁至钱排，是和信宜钱排李姓的始祖（表兄弟）一齐来的，到现在三百多年了。凌姓排列世代的字辈是：“铭、应、奇、云、秋、会、色、君、玉、锦，文、传、家、远、大，奕、世、荣、昌、明”。

凌十八的家族世系是：

一世凌铭——二世凌应举——三世凌奇俊——四世凌云亮——五世凌秋泰——六世凌会聪——七世凌色和——八世凌君湘——九世凌玉超——十世凌才锦，即十八。

由此可见，凌十八的名字是才锦，而不是君湘。

凌十八出生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档案记载，因而史学界未作结论。

最近，我们到钱排镇调查访问，钱上村凌家善（他是从凌十八

算下第三代的旁系宗亲)提供了现在仅能找到的一个证据,记录了凌十八的出生年、月、日。凌家善的父亲(凌传名,已死,到1987年是110岁)、祖父都是从事算命的。他们为了测验算命技术是否准确,又为了宣传“八字”的重要找证据,便搜集可能找到的名人(如林召棠等)的出生年、月、日、时来推算。凌十八既是凌族名人,做了这么突出的大事,于是以他的“八字”作典型来算命。因此,把凌十八的“四柱”(出生年、月、日、时)记录在“百中经”(算命的工具书)的书页上。根据凌家善提供这个材料,凌十八是出生于清嘉庆己卯年(1819年)九月初九日寅时,三十岁拜上帝(按:据此记录,凌十八于1848年参加拜上帝会,农村说的30岁是虚岁的)。同时,还记录了凌十八五个弟弟的出生年、月、日、时:凌二十生于道光壬午年(1822年)八月初六日,凌二十四生于道光乙酉年(1825年)六月十九日,凌二十八生于道光戊子年(1828年)七月十二日,凌二十九生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二月十六日,凌三十生于道光甲午年(1834年)十二月初五日,(同凌玉超的供词校对,只凌二十九的生年不符)。凌家善说:“凌十八的生年是我祖父、父亲记载的;我父亲生时对我说过凌十八的‘四柱’是准确的。”凌远旺说:“我们凌姓的祖辈、父辈都说,每年重阳(农历九月初九日)拜山(扫墓)时,大家都讲今天是凌十八的诞忌(即誕生日)。”据此,可以确定,凌十八是公元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旧历九月初九日寅时出生的。

关于凌十八的家庭情况,清朝信宜县怀乡巡检司陈荣的呈文有这样的记述:“查凌玉超同子凌十八等系信宜县所属新图燕古地方居住。父子兄弟向系耕种,并卖茶小铺生理。凌十八约有四五兄弟……”。徐广缙、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奏折说:“惟据凌玉超供称:该犯等虽籍隶信宜,向在广西平南县种蓝度日,业已有年。”清光绪《重修信宜县志》(以下简称《信宜县志》)记载说:“凌十八,燕古人(距大寮数里),业种蓝”;“山僻小民”①。这些说法基本是事实,但不够完整。其实,凌十

八家庭住地几经转移，家庭经济状况也是在逐步发展的。

凌十八的高祖凌会聪，原在钱排径口村居住（凌十八失败后，他的故居被清兵烧掉），由于人口增加，生活困难，凌十八的曾祖凌色和迁居距径口村三十华里的云开村，批耕黄姓地主和张姓地主的田地，过着佃农生活。传到凌十八祖父凌君湘时，因经过不断的垦荒，逐步增加了耕地面积。黄姓地主见到这个情况，便要起耕夺佃。但凌君湘坚持要继续批耕下去。于是黄姓地主勾结官府，派兵勇来封凌君湘的屋，把凌君湘父子、家人捉起来，然后把田里的稻谷抢收、挑走，强行夺佃。从此，凌君湘一家仅靠租种张姓地主的田地过活。

经过这个波折后，凌君湘生活更困难，为了改变现状，一家节衣缩食，苦撑硬顶，努力培养凌玉超读书。凌玉超经过刻苦学习，虽然没有考上秀才、举人，却算得上农村一个有“半腹经纶”的人才，当上“大馆”②教书先生。由于子女多，教书之余，仍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过着半农半教的生活。现在云开村龙须顶有凌君湘的坟墓，云开村附近的罗罉村良洞尾石坪山有凌色和坟场，可为凌十八曾祖父、祖父曾在云开村定居的佐证。

到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冬，凌十八已十九岁，向父亲建议，在钱排镇北内村的塘塍置买一些田地山场，进行耕山种蓝、种田，此意见得到凌玉超采纳。从此，凌玉超一家开始经营种蓝事业，农忙时，雇请六、七十人帮助锄蓝山，用六个锅头煮稀饭给帮工的人吃。由于种蓝事业的成功，凌玉超在塘塍建了新房子，并逐步置买了整个塘塍一坑两岸、四水归源的田地和山场，还积蓄了不少银钱。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经营，凌玉超家庭经济由佃农进为较为富裕的自耕农。他踌躇满志，希望子孙遵循“明明德”的“大学之道”，为自己定下堂号称“安德堂”，并亲自书写了匾额以及“安分心常乐、德深意少忧”的对联悬挂于二厅屏风之上。（匾额、对联现在还保存。有人说是凌君湘写的，但凌君湘在云开村时已逝世了；也有人说是凌十八的手笔，据调查钱排凌姓人多数都说是凌玉超书写

的。)

凌十八在参加拜上帝会之前，究竟有多少田产呢？钱排北内行政村塘坳彭姓至今保存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九日凌才锦（凌十八）、凌捷锦、凌樾锦、凌挥锦、凌振锦、凌扶锦等联合署名卖田地给该户的契约。契约写明：“民米五升五合，载税中则”。

“土名坐落燕古小地名塘坳田一大段，连入鬼吊坑田一坑，又连过陂头坑田一坑，又连过楠木桥田一大坑；总界在塘坳口陂头直至塘墩、连下旱坳，又直上岭岗连入、直下桑木坑，又从牛屎坑岭岗直上至顶、连入朱家坟垠、直下至路面田平入至牛角窝口石挞，从左便岭岗直上至顶、连至元登旧蓬地垠、直下至坑，又社背垠直上至独山、连上至大坳、连出凤头垠、连直下至社背陂头为界，契内原陂圳，尽粮尽税，寸土不留，四水归源，并无插花”。在上述界至范围内的田地，土地改革时评定为60亩5分。人民公社化后，于1962年分属三个生产队耕种，现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水田面积90亩7分，旱地面积10亩5分，经村干部和村民估算，山场面积150多亩，

凌玉超为进一步开拓家业，决定到广西平南县去开辟新的种蓝点。但凌玉超这一家究竟谁去平南县，什么时候去平南县？有几种讲法。徐广缙、叶名琛于咸丰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奏折说：凌玉超“向在广西平南县种蓝度日，业已有年”。因此，有的认为凌十八“随父亲凌玉超到广西平南县种蓝度日”^④；塘坳村彭姓有部分人也说，凌玉超早年卖掉田产全家迁去平南县种蓝。这些说法，都说凌玉超全家在平南县种蓝为业。

但清怀乡巡检司陈荣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春的呈文说：“凌十八约有四五兄弟，闻其有两三兄弟先于四五年前，携眷往广西耕种，光景甚好。凌十八于两年前亦往广西，不知所作何事。去年正月二十后，凌十八先由广西回家，伊弟凌二十四、凌二十八亦陆续回来……”。这段文字写于1851年春（咸丰元年一月），我们认为比较接近实际。因为：陈荣是怀乡司巡检，而塘坳、燕古、钱排

等地均属怀乡巡检司管辖，塘坳距怀乡不远（约15公里），陈荣又熟悉当地的绅士、财主；同时，陈荣的报告虽然写于1851年春，却是在1850年4月（道光三十年三月）奉信宜县知县官步霄之命进行调查的材料，又正当凌十八组织拜上帝会高潮期间，因而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我们在钱排镇召开有关座谈会，与会者说：“凌玉超后来带凌二十、凌二十四、凌二十八往广西平南县种蓝，留凌十八在塘坳管种田地山场。”这可为陈荣报告的一个佐证。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认为：凌玉超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左右，带领他的儿子凌二十、凌二十四、凌二十八到广西平南县种蓝；凌十八则留在塘坳管理家业。

从上述可见：凌十八的家庭虽已逐步发展成为“小康之家”，但在迁入云开时期却受过地主的欺凌。凌十八小时，多次听到父亲讲述当年云开黄姓地主封屋、捉人、抢割、强行夺佃的惨酷往事，在凌十八心灵上打上了阶级压迫的烙印。

（二）凌十八革命思想的形成

凌十八在七、八岁时，凌玉超就把他带在身边，严格要求，精心培养，把自己的学识尽量灌输给他。凌十八在他父亲的教育下，成为农村中口笔两利的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会做状纸，文武都来得，曾参加过文、武秀才的考试，希望一举成名。但他“文章憎命”，武艺也“憎命”，两者都考不上。凌十八在从科场的失败中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流弊，“学而优则仕”的幻梦破灭了。从此，凌十八对以前读过的儒家的经书感到极大的厌恶。于是找“古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来阅读。他对《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非常熟悉，深受感动。平日还经常向农民、牧童讲这些故事。因此，他与农民的关系很密切，十分了解和同情农民的疾苦，尽量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他向有钱人（如陆滋务等）借钱，又转借给穷苦农民，很多人信服他，有事都找他商量。

凌十八考文、武秀才失败后，云开张姓地主前来索还租给凌十八家耕种的田地，还派出打手捉了凌十八的一个弟弟作为人质。对